

回“家”的路，再难也要走

本报记者 董 阳

一些难题开始凸显。

“非遗”需要活态传承 保护方案亟须细化

国家每年 8000 块钱的补助，对大部分生活在乡村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可对于汶川县文化局分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务的副局长吴焰而言，却是一道难解的題目：“一到公示羌绣传承人的时候，工作就非常难做，会羌绣的人很多，绣工好的难分伯仲，很难说谁是最好的。”吴焰说，对羌绣这样市场化较好、掌握人数众多的项目，应该将对个别传承人的资助调整为对项目的整体资助，否则就会鼓励少数人，打击多数人，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

在本届“非遗节”博览会上，记者遇到了正在制作羌绣的北川大姐，不时有人向她询问绣品的价格，还有人要走了她的手机号码。“绣一件坎肩需要三四天时间，能卖到两三百块钱。”大姐说，每个乡都有刺绣的站点，二三十位年龄不等的女人在这里刺绣。她一个月能赚到 2000 元左右，在当地，这个收入已经相当不错。

而对于一些口弦艺人而言，就没那么幸运了。北川县青片乡上午村 50 多岁的王安莲是北川羌族民间艺术团 的成员，农闲时节，她会随团到各处演出，每个月能拿到 1000 多元的工资，但对其他民间的口弦艺人来说，这门高难度的技艺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任何收入，所以学口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类似的还有释比文化、讲经、羌笛的制作和表演等，这些非遗项目的技艺掌握要靠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而且它们基本上很难生产出任何经济效益，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种非遗项目的保护还没有有效的保护途径。

上了新的战场，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谱写了一曲撼人心魄的英雄壮歌。剧作从渡海的组织动员、思想发动、筹集民船，到海上与敌遭遇及全面登岛作战，自始至终贯穿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主题。作为一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部队来说，任何一次胜利都不代表战斗的结束，而只是新的战斗的开始，革命征程永无终点，战斗也永无穷期。这个主题不仅适用于战争年代，对我们这支革命军队来说，它具有广泛而永久的意义。即使在今天，我们革命和建设都取得辉煌成就的情况下，这句话依然是我们应当时刻牢记的。

《红帆》自始至终张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个主调。剧中人物，无论是作为指挥员的团长王朝海、政委宋福成、营长何琼生，还是作为战士的张二豆、黄细妹，抑或是参战的女军人冯英、何琼香等，都表现了无所畏惧的英雄色彩。猛虎团官兵在登岛作战前所做的：服从命令，对党忠诚，不怕牺牲，杀敌立功，为人民而战，为新中国而战的誓词，不正是那样一个特定时代中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吗？我们今天所说的“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实际上也正是对那个时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和延续，它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优良传统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表现在解放海南的渡海登岛作战中，可以概括为激励斗志、让人血脉贲张的“红帆精神”。不管社会怎么发展，时代怎么变化，这种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比忠诚的精神，都将是我们不变的军魂。我想，这正是《红帆》这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要义。

作为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红帆》既写了军人的牺牲和奉献，也围绕渡海登岛作战写了军民情、战友情、官兵情，还写了三对青年官兵的婚姻爱情。这些情感戏，写得质朴，写得真实，写得动人，符合那个特定年代的生活。作品还通过渔民渔伢表现的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比忠诚的精神，讴歌了“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光荣传统，使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特别是《红帆》运用技术手段所揭示和概括的“红帆精神”，不仅在深化军事题材创作中具有创新和理论意义，而且对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军人核心价值，具有启示和教育意义。

直接参与第一线非遗抢救与保护工作的吴焰表示，类似的问题还很多，随着具体工作的展开，细节的问题会持续出现，他们一方面尽力克服，一方面与上级部门积极沟通，争取找到问题症结所在，寻求合适的应对方案。

“生态”不能变成“死态” “生产性保护”在探索中前行

日前，由几家企业出资近千万元打造的大型民族风情舞台剧《羌风》演出遇到困难，几家企业投入近千万元后已经没有能力再投入下去了。该剧出品人王征说，《羌风》的几十位演员，来自地震灾区的羌族文化传人，原生态歌手，如果失去表演机会，也许他们就留家里干农活或者外出打工了。

《羌风》的“生产性保护”实践与羌绣等非遗项目相比，显然要困难得多。有关专家表示，工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生产性，对此类非遗采取生产性保护相对简单。由于对《羌风》等涉及民间歌舞等非遗项目的定位与观众的接受程度并不确定，再加上宣传力度不够等因素，其市场化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除此之外，“生产性保护”还会遇到“李鬼”。一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主打“非遗”牌，并打起“生产性保护”的旗号。有的为了发展传统民居旅游，把老百姓请出来，把活态的民居变成专供游玩的旅游区。对此，民俗专家乌丙安非常不满：“这种做法把生态变成了‘死态’。我不反对搞非遗旅游，但是非遗保护和非遗旅游是两回事，一定要区分开。”他认为，动态保护一定要动起来，文化才有延续的可能。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祁庆富指出，“生产性保护的前提是保护，不是生产。”

据了解，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也存在把居民从其原民居中请出来的做法。“生产性方式保护的行为主体一定是传承人，要靠他们 在实践中进行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品田表示：“生产性方式保护不等于都搞市场、扩大规模，也不等于大工业生产。它的核心是通过实践，使传统手工艺与

生活融为一体。针对商品市场，可以生产适合当代社会的产品。同时，要激活民俗。通过人们的继续使用，保护传统手工技艺的生态环境。”

永无止境的巨大工程 靠收益还是靠责任

“汶川县文化局今年招聘 5 个羌族文化研究岗位，结果只有 3 个人报名，”吴焰有些无奈地表示，这同其他岗位的“拥挤”比起来，显得有些冷清，“现在大学生找份工作并不容易，即使这样，我们的岗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在羌族传统的苏布士(祭山)仪式上，很多年轻人根本不参加，他们宁肯围在旁边看，好像跟他们无关，成了传统文化的旁观者。”吴焰坦言，这种围观的心态令人担忧，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围观者，这项传统如何传承下去？

“由于经济能力不足，缺乏文化自豪感，继承本民族文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只有让年轻人意识到保护文化是有收益的，才能解决后继乏人的矛盾。”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廖明君表示。

吴焰则认为，还是要强调“责任”二字，族群的每个成员，都有传承本族群文化的责任，不能把这种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而自己置身事外。她主张，学校要加强教育，让孩子们热爱本族群的文化，让他们从内心生出对本族群文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这才是根本之道。

乌丙安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江苏省无锡市新安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在老师的组织下，查各种传统节日的资料，制成日历，每到一节日，他们都争着要过。孩子们不但从过节和准备节日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和快乐，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传统文化种子，对他们一生都有益，这也是传承传统民俗的最好方式。他质问，有人动辄强调小孩子不愿意学传统文化，怎么知道小孩子不愿意学？

也许，正如一位非遗保护专家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永远没有止境，它需要长期而持续的工作，谁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但是，回“家”的路，再难也要走。

“太阳出来了，银装素裹的大地在太阳的照射下更加晶莹起来，一些调皮的孩子一边走一边用雪球嬉戏，毛毛也恢复了孩子的天性，他一边用脚踢着地上的积雪，一边对着太阳大声念着古老的童谣，几个同行的孩子也跟着毛毛喊了起来，整个田野的上空都飘荡着孩子们纯真的声音：‘日头日头照着我，我给你娘拉大火……’”

淡淡的墨香飘散于这个戛然而止的结尾，静静合上厚厚的《日头日头照着我》，思绪仍停留在风云跌宕的柳树乡，停留在辽阔无垠的冀中平原，停留在乡村牧歌渐行渐远的余韵里，蓦地，一个词跳进我的脑海——掷地有声。在乡土文学日趋式微的景象下，这样一部有力量、有痛感的作品称得上“掷地有声”。

生活是一条长长的河，无论走得多远，乡村是我们不时回望的源头；村口的大槐树、赤脚走过的土地、日头盼儿归的白发娘亲，是我们割不断的脐带，抹不掉的乡愁。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唐慧琴用一种朴素的方式提示我们——一个农耕民族的生长脉络。唐慧琴出生在河北省一个乡村小镇，饱尝土地的香暖与乡村的甘苦，她谛听着乡村变革的阵阵春雷，经历过梦想幻灭的凄苦与迷惘，感受了田间垄头的拘谨与疼痛，也懂得土地深处的怦然跳动，那胸口不曾寒凉的热血、那心底不曾泯灭的真情是她执笔的动力，“一勺生活的老汤，有滋有味；一群鲜活的人物，有血有肉；一段平常的故事，有情有义；一回命运的解析，有因有果”，一个叫做柳树乡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尊严与命运由此活脱脱地现于纸上。

党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后，各类新的矛盾随之而来，土地纠纷、宗族势力、社会治安……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农民向哪里去？乡镇怎么做？乡镇干部做什么？长篇小说《日头日头照着我》给诸多现实问题一个更开阔的视角。由于宗族势力的存在，一件小事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大事；由于求稳怕乱，多年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由于封建迷信，好多问题不能通过理性的方式、只能依靠人情来解决。乡村女干部任文秀被指派到全乡最差最乱的村子担任包村干部，在农村工作中艰难探索。多年与农民打交道，她知道，在广大农村，人情、亲情、乡情、爱情，是解决农村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解开农民兄弟心结的钥匙。文秀的工作经历是新形势下乡镇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样本，面对复杂的矛盾纠纷，乡镇干部必须学会因地制宜、化解矛盾，从而带领群众走上致富之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理想。

一部作品带给读者的震撼，已经超越了寻常意义上的感动。唐慧琴是一位把精神和血脉都扎进土壤里的作家，她的文字仿佛从垄沟里种出来的，带着鲜灵灵的清新和灰扑扑的咸湿，充满着生活的质感，这与她四十年来丰富的情感历程和乡村体验息息相关。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见证人和实践者，唐慧琴来自中国农村的最基层，乡村干部“有限的权力，无限的责任”是她的切身感受，这使得她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呈现着素朴的质感和真实的张力。乡村的秘密是什么？她破解了。农民的需要是什么？她找到了。农村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她发现了。一个作家，真正能找到魔力钥匙，打开读者心锁，是件不容易的事。唐慧琴破解了，找到了，发现了。作者的胆识与责任中，时时让人感受那“日头日头照着”的温暖。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鲁迅、茅盾、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赵树理、孙犁、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刘绍棠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腻的写实风格、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书写了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欢离合，塑造了无数个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中国农村百姓形象。改革开放后，作为改革实践主体的农民与土地的关联、乡村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成为乡土作家新的叙事背景，贾平凹、李锐、张炜、刘醒龙、何中、关仁山、谭文峰、向本贵等一批作家，创作了《天高地厚》《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大江沉重》《歇马山庄》《乡谣》《九月寓言》《马桥词典》《秦腔》等作品，敏锐把握时代脉搏，描述了转型期农村的艰难生态和未来路向。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面对高度差异化、高度复杂的乡土中国，我们的文学叙事还缺少像郭全海、梁生宝、陈奂生、许茂那样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缺少与农民心相印、与土地血脉相连的优秀作品，起源于漫长农耕文明的乡村文学正日趋式微，美好的田园牧歌渐行渐远。今天的农村已不再是昨天的农村，今天的农民也已不再是昨天的农民，飞速前进的现代化进程使广大农村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从内心世界、思想观念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变得丰富而复杂，如何对现实农村保持清醒的判断？如何描述九亿农民的真实感受？如何继续乡土文学的现实性和社会性特质？这些问题，仍待我们深长思之。



图片①②③④依次为皮影戏、新疆维吾尔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安塞民间绘画。

在“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来之际，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全国第一部描绘以四川供水排水人为中坚的全国供水排水人抗震救灾英勇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水之神——攻坚克难的“水之魂”特别团队》。

捧读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为现实英雄树碑立传，为将来应急救援献计献策。作者通过大量鲜活的事例和深度的思考，把两个方面紧密地糅合在一起，达到事与理、理与情融会贯通的高度与境界。作品将这种战略思考与战术部署紧密结合的抢救救灾应急指挥体系，这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供水人的实际行动，为全国人民描绘了一个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品格和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伟大缩影！

“水之魂”团队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精神？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以英勇果敢、睿智决断的主人翁胆识，保国安、克己奉献的精神，克艰历险、勇于牺牲的气概，坚毅顽强、众志成城斗志，科学创新、勇攀高峰的决心，抢险救灾，超常

“水神”礼赞

马树学

时速保障生命之源。通读全书之后，我得到一个答案：为职责所驱使，为情感所左右。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突临国难的特别时刻，要靠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指挥作战，要靠供水人的责任指挥作战，要靠为同胞及时接通生命之水的情感指挥作战，要靠立德、立功、立言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指挥作战。他们之所以在大灾突然临头的危难时刻，能够主动指挥，能够机动指挥，能够果断决策，能够指挥畅通，缘就在这里。

更加难能可贵的事，这部作品并没有停留在抗震救灾的纪实，而是高度融合了作者作为我军军事发展战略和军事学术专家的眼光和思辨，将视角放在更高的高度和广度上，作品在大力弘扬主旋律精神风貌的同时，也总结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思路和经验。如“水之魂”团队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

凝结成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战斗精神，与他们由平时想到战时、居安思危，立足大灾、未雨绸缪，方案预立、防患于未然，加强队伍建设、熟练指挥等宝贵经验密不可分。他们在大灾大难面前表现出的“特别的忠诚在特别指挥”、“社会责任在特别指挥”、“特别急迫的形势在特别指挥”等经验和方法，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年过六旬、心脏动过大手术的军事发展战略研究员刘胜俊同志。刘胜俊在汶川地震第二天，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带病一上唐家山堰塞湖、青川、汶川，二闯北川、安县、平武、江油，三进绵竹、汉旺镇、广元，四入绵阳，五到德阳，六进都江堰，足迹踏遍了重灾区的山山水水，用自己的眼泪、心血和生命在采访、写作。200 多天里，他采访了 1000 多人，记录了 100 多万字，最终浓缩成作品，详细记录了巴蜀供水人在抗震救灾中平凡而又伟大的点点滴滴，通过讴歌巴蜀供水人在抗震救灾中的英勇事迹，反映他们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尽非常之责、干特殊之事、做超常贡献的特别能战斗精神。